

小小说

老敢的故事

■戚富岗

老敢原名叫苏智新，因为他侠肝义胆，常有出人意料之举，就有了这个绰号。

常言说“艺高人胆大”，老敢之所以浑身是胆与其了得的拳脚功夫不无关系。他自幼习武，经年不辍，又经多位师傅指点，十八般兵器都能耍几下，尤其擅长大刀和钢鞭。他耍起刀鞭，能舞得但见寒光不见人影，这时若朝他身上撒黄豆，黄豆会全被打成烂瓣碎粒，无一完好。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这里常常遭匪患，老敢曾几次单枪匹马夺回被土匪掳去的财物和妇女。有一回，一股土匪包围了老敢所在的苏同寨，吆喝着让甲长、保长、族长给送酒肉、财物。老敢将一柄利刃藏在羊肉中，以送羊肉为名到匪首面前，冷不防抓住匪首的胸襟，几乎同时又闪电般拔出利刃架在了匪首的脖颈上，逼迫其下令撤走。然后老敢把那伙儿人“送”出几十里外之后，轻松脱身。

最让人难忘的是那次，苏同寨遭遇了自建寨以来最凶恶、最难缠的强敌。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上千名匪寇黑压压地向我们这一带扑来。放哨村民的锣声惊得夜晚的空气都瑟瑟发抖。村民们哭着、喊着、慌乱着。寨外的匪寇高高架起了枪

炮，匪首开始拖着长长的腔调冲着寨子喊话，大致意思是“寨破血流成河”。寨中虽有不少壮丁，可枪支短缺，硬拼肯定落败。寨主赶紧组织例行老一套的退匪办法，往寨下扔撂财物。根据以往的经验，土匪拾起这些后自然就远去了。可是那次，一批批财物从寨墙上抛出去，飞到寨河外，匪寇们却依旧没有退走的意思。为了保全一家人的性命，乡亲们不顾饥饿与寒冷，继续凑钱护寨。千百家的财物汇集在一起，已经让寨外堆了不少“犒赏品”，匪寇们居然还嫌“礼轻”。看来苏同寨是真的要“血流成河”了！

随着匪首挥枪一指，“轰”的一声巨响，寨墙倒了一大截……

“滴答滴答……”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寨墙上突然传出了雄壮嘹亮的军号声！

正在指挥侵寨抢掠的匪首骤然听到雄浑的军号，顿时大惊失色。匪寇清楚，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特有的冲锋号令，一把军号的冲锋声音响起，能调动成千上万的军人赴汤蹈火，冲锋陷阵。再抬头，寨墙上立着一位身材魁梧高大，身着军服、头戴军帽的人正在精神抖擞地吹着军号。匪寇们断定，八路军的大部队来了！他们虽说在赤手空拳的

百姓面前威风凛凛的，可其实全是些赌棍、淫棍、烟鬼，有的还在战场上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一旦遇着八路军就如老鼠见了猫一般浑身上下都打颤颤。此时他们猜想寨里肯定埋伏着共产党的军队，寨外也一定有大队，即将来个内外夹攻，所以只恨少生了两条腿，争相如丧家犬一般仓皇逃窜。耳边的军号声一阵高过一阵，他们自觉犹如一道道催命的令符紧追紧逼，脚底下越发是抹了油一般慌张。

其实，八路军并没有来。

原来，寨中有一位在前线负伤后回老家来养伤的八路军的司号员。他保留着号不离身、身不离号的习惯，把在部队使用过的军号还带在身边。老敢在万急之下，灵机一动，把八路军战士的军服穿在身上，抓起军号，上了寨墙，吹响了铿锵有力、震耳欲聋、夺人魂魄的号角，竟然把乡亲们从一场劫难中解救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老敢虽已上了岁数，身体却还硬朗，走路步履稳健，谈话声若洪钟。讲起新中国成立前抗匪的那些事时有人问老敢：“咋恁大的胆哩？”老敢只是说：“现如今真好，太平！”

随笔

柔弱与坚强

■王天义

单位同事常常拿我开玩笑，说我像林黛玉。林黛玉美似天仙，多愁善感。但你千万别以为那是在夸奖，你想，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像女人，那是夸奖么！我颇有点阿 Q 精神，常常自我解嘲说：“林黛玉哪有我长得好看！林黛玉有胡子么？”不过，同事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这个人，个头儿不高，瘦弱，体质差，常犯感冒，多愁善感，心血来潮时喜欢写点文章，这些都与林黛玉有相似之处。平时看书看电影看电视，看到动情之处，自己会像女人一样抹眼泪。听到或遇到别人的不幸遭遇，就会心中纠结，眼酸泪流，不能自己。

母亲在世的时候，每次看望，我都会为母亲剪剪指甲，洗洗头，洗洗脚。母亲小时候是裹过脚的，十趾失去天然的形态，扭曲纠结，趾缝中的皮肤几近溃烂，令人目不忍睹。听母亲说，那年月，十来岁的女孩子都是要裹脚的，目的是让脚长成三寸金莲模样，好获得男人的青睐，找个好婆家。想到母亲少年时期失去天真快乐，受那不能移步的缠脚之苦，想到母亲为养活我们兄弟姐妹九人所承受的重负和磨难，泪水止不住顺颊而下。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常去外地贩卖牲口，挣些零花钱。一次到县城接父亲，正是夏日的中午。父亲背着手走在前面，脊背驼了，皮肤黑了，头发乱了，衣服脏了。自己一介书生，工资不过几十元，除去伙食费，所剩无几，无力替父亲承担过重的家庭负担。我为父亲的辛劳，为自己的无助泪流不止。

今年荷花节，骑车去淮阳，来到县城西北隅的城隍庙已近十一点，正赶上一群香客祭拜城隍。这群香客，着一色的红衣红帽，在太阳底下敲锣打鼓一个多小时，衣衫都湿透了，但个个精神亢奋，毫无倦意。他们的虔诚震撼着我的心脏，吸引着我的镜头，模糊着我的眼睛。我不时地停下手来擦拭模糊的泪眼，许多游客也在注视着 我，但我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脆弱感到羞愧。

下午两点多钟，在太昊陵先天门前的树林里，一群跳担经挑的男男女女，担着花篮，打着竹板，伴着音乐翩翩起舞，歌者不停地唱着歌，其词曰：

正直无私阳关道，行奸弄巧祸缠身。
花言巧语人前卖，怀揣钢刀暗杀人。
烧香拜佛千里远，不如在家报亲恩。
经法卷符怀中抱，积德行善做好人。
……

我专心地看着，听着，不停地拍照，泪水再次倾泻而下。这些跳担经挑的善男信女，来时自己掏钱搭车，自己掏钱买门票，自带干粮茶水解饥渴，免费为游客行人唱歌跳舞，免费传播人祖的功德和做人的道理，他们是那么的虔诚、善良，我这颗脆弱的心又怎能承受得起呢？

听懂医的朋友说，爱流泪的人泪腺发达，林黛玉泪腺是不是发达，书中没说，但自己的爱流泪自认为是心地善良、多愁善感所至。人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常常忘了后半句“只是未到动情处”。动情流泪，难道失却男儿本色么？

关于脆弱的事情说得不少了，还是换个话题谈谈坚强吧！

如果基于以上事情，就断定我是一个十分脆弱的人，那可有点冤枉。我的坚强，不过是很少显露罢了。小时候到邻村看电影，一个人走在野地里，也从来没怎么害怕过。上小学时，和同伴套着驴车在村道上疯跑，跳车时头撞在桐树上晕倒在地，右脸擦破一皮层，醒来时肿得老高，可没掉一滴眼泪。三年级的时候，中午放学到干娘家玩，正赶上推薯干，我拿起一块红薯就推，红薯一滚，右手手指指肚被削开半截，连着一层皮，鲜血直流。我捏着手指赶到村卫生室，卫生室大门紧锁，只得向母亲要了两角钱跑到邻村卫生室包扎。一路上不但没流眼泪，回来时还仔细数数血滴，有八十七滴之多。中指至今还留着刀削的明显的疤痕。

正如坚强不是男人的专利一样，脆弱也不是女人的专利。赵本山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话一点不假。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坚强和脆弱的成分，只不过是显露得充分不充分罢了。

坚强也罢，脆弱也罢，活出本真，活出个性，岂不挺好！

诗歌

孝动天地 ——谢宇慧带父求学九年有感

■焦银廷

妈妈，您知道吗
自从您走后
女儿无时无刻不在想妈妈
妈妈，你知道吗
就是那一刹那
咱家像是地陷天塌……
怎能忘记，你临终前用无力的手
抚摸着 我散乱的头发
一遍又一遍地
看着哥、我和爸爸
是啊，怎么能忍心舍下
一双幼小的儿女和病瘫的结发
您那期盼的目光透过泪花告诉我
“好好长大，苦学成才，照顾好爸爸”

妈妈，您知道吗
您走后我们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爸爸
带着爸爸求学已经九年啦
无论是春寒秋霜严冬酷暑
每天都在苦难之中
汗水和着泪水洒
每当遇到困难时
我总是含着眼泪想妈妈
邻里的抚慰和帮助像春风
吹开了我心中的那朵小花
但是我知道，别人帮助
只能解燃眉之急
家家都有一本经
自己跌倒还得自己爬……

妈妈，您知道吗
我经常给爸爸搓背 洗头 剪指甲
为了照顾爸爸，我还学会了按摩 理发
冬天推着爸爸晒太阳
夏天乘凉到树荫下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
帮他吃饭，为他洗刷
还给爸爸讲故事说笑话
当爸爸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女儿的心里也绽出春天的芳华

妈妈，您放心吧
我和哥哥无论走到哪
都不会丢下爸爸
一定会照顾好爸爸，孝敬他
让他和常人一样
享受温馨的天伦之乐
尽享当今的盛世年华

妈妈，您知道吗
我照顾生我养我的爸爸
是实现您的遗愿
更是对您和爸爸的感恩报答
但就这些微不足道的家务琐事
却引起无数的关心牵挂
政府帮咱们租房住
邻居帮助解困
好人把温暖送到家
像三月的春风
吹散了爸爸脸上的愁云
吹平了爸爸脸上许多皱纹和坑洼
哥哥能安心完成大学学业
我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胸前戴着光荣的大红花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我
女儿的名字传遍天下
全国许许多多青少年都说
向我学习，以我为榜样
让孝道之花开遍神州华夏
妈妈，您看见了吗
您的一双儿女已经长大
祖国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
处处铺满了鲜花
妈妈，您放心吧
别再时刻把我们牵挂



一世殉你

■刘 苒

许是太嫩太弱
我一直冲不破
你坚硬的土层
适宜的时节
过去了 还是未到
你无语缄默
却抛给我一本
难懂的梵语

我是一粒无奈哑种
也只好把爱的胚芽深藏
用厚厚的种皮
包裹我疯长的情愫
让纤黄的种根
支抵我肥硕的思恋

我是一粒痴情的哑种
我知道
我的生命系于你
漫漫黄土
你丰硕了我
也将我的灵魂
深烙你的标签

我是一粒失意的哑种
我渴盼的脚步
永远踏不进你紧闭的门
你辽远的心原
再也长不出
我一叶的绿苗

唉 既然今生不能
在你原野绽放
就让我
在深深的土里
一世殉你